

抗战宣传的明珠

——论《救亡漫画》

李林博

(湖南师范大学,湖南长沙 410006)

摘 要:“读图时代”的到来,使新闻漫画的作用日益突出,新闻漫画作品增多,但是影响力大的作品寥寥无几。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一次重大民族危机,在全民抗战的过程中,新闻漫画对抗战胜利起到了推波助澜的巨大作用,刊物《救亡漫画》更是抗战宣传中的一颗璀璨明珠,与日本帝国主义展开了一场“殊死的漫画战”,为抗日宣传做出了巨大贡献。其多样的表现方式与手法,丰富的表现内容和意义,在今日看来仍有非常重大的启示意义。在读图时代的背景下,对《救亡漫画》的内容设置、传播特点,以及宣传意义进行探讨,丰富对新闻漫画的研究,并为当下的新闻漫画创作与传播挖掘新的思路与方法。

关 键 词:新闻漫画;抗日战争;宣传

中图分类号:G2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670(2015)01-0125-04

1931年9月18日,日本用坚船利炮强行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与此同时,中国军民同日本侵略者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抗争。新闻宣传在抗日斗争中起到了不可小觑的作用,其中,新闻漫画的宣传作用更是不可忽视。抗战时期,新闻漫画关注并参与新闻事件,无数漫画作品伴随着重大事件应运而生,它们揭露日本的侵略行径、描绘中国人民的奋勇抗战,在新闻阵地上,为抗战事业摇旗呐喊,记录着新闻,更见证着历史。此间涌现出的漫画作品大多具有高度的讽刺性与揭露性,作为有力的宣传武器,化身“匕首投枪”直捣敌人要害,其作品题材的丰富性及视野的开阔性,也为当代新闻漫画作品提供了很好的借鉴。抗战时期的新闻漫画是中国新闻漫画发展历史上的典型时期和高潮时期。早在1928年,中国的抗日新闻漫画就已经风起云涌了,1928年5月12日出版的第4期《上海漫画》中就已经至少有3幅揭露日本侵华野心的新闻漫画。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新闻漫画随着抗日的步伐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

在抗战漫画的发展中,有不少优秀漫画刊物涌现出来。1936年1月15日出版的《独立漫画》刊登了华君武创作的《“一二·九”》,漫画采用全景式大场面记录。《时代漫画》杂志还于1936年11月4日筹备举办了全国漫画史上的第一届全国漫画展览^[1]。

一、《救亡漫画》的创立

1937年7月,中国进入全面抗战时期,上海的漫画工作者成立了以叶浅予为领队的救亡漫画宣传队,并于1937年9月20日出版五日刊《救亡漫画》,这份四开篇幅的报刊每期刊登约四五十幅新闻漫画作品,配有少量文字。在众多优秀的抗战漫画刊物中《救亡漫画》独树一帜,坚持用深刻的爱国情怀和高昂的报国热情,用画笔在纸端与日本帝国主义展开了一场精彩绝伦的“漫画战”,也成为抗日战争爆发后出现的具有全国战时漫画运动中心刊物性质的第一本漫画刊物^[1]。

1937年11月20日,中国政府发表宣言移都重庆,《救亡漫画》暂时告休。1938年叶浅予、张乐平组织的漫画宣传队经南京抵达武汉后,在军委会政治部郭沫若的第三厅的领导下,再次肩负起漫画界救亡的使命,编辑出版了《救亡漫画》的第二个生命——《抗战漫画》。20世纪30年代,有两本漫画刊物标志中国漫画的鼎盛与成熟,一本是在上海出版的《时代漫画》,一本是上海漫画界救亡协会漫画宣传队在武汉出版的《抗战漫画》^[2]。

二、《救亡漫画》内容设置

1937年9月20日出版的《救亡漫画》创刊号上,



王敦庆发文指出:自卢沟桥的抗战一起,中国的漫画作家就组织“漫画救亡协会”,以期统一战线,“准备与日寇作一回殊死的漫画战”。漫画家们深入生活,广泛搜集素材,创作了很多形神兼备、深入人心的新闻漫画作品,塑造了许多动人的漫画形象。

(一) 揭露日寇暴行

《救亡漫画》中有许多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暴行的内容。1937年9月20日刊登的鲁少飞创作的《五日的漫画》中描绘了日本侵略者在中国抓壮丁、飞机突袭中国红十字会救护车的无耻行径。相似地,同年10月15日出版的第六号《空袭前后的报道漫画》中,陆志庠刻画了日军空袭时街巷中人们的慌乱情景和空袭过后京沪线上被炸毁的客车。而第十一号刊上刊登了鲁少飞根据英国《每日镜报》的照片创作的《拿活人来作练习枪刺的靶子——日寇屠杀中国平民的真相》,更加直接揭露了日寇的滔天罪行。

这在民众文化水平普遍不高的抗战时期,为人们了解战事打开了另一扇窗。形象直观的图像比文字更具力量,新闻漫画发挥其战斗作用,将杀人现场、空袭后的废墟、鲜血淋漓的躯体直接呈现在民众面前,传递信息的同时,激扬起人们对侵略者的仇恨和保家卫国的斗志,并用事实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留下铁证。

(二) 报道汉奸丑恶嘴脸

抗日战争时期,卖国贼、汉奸走狗横行,在中国大地上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救亡漫画》对准这个丧失良心的群体,生动地刻画了汉奸阿谀奉承、狐假虎威的丑恶形象和自作自受的后果下场。第九号刊的董天野作品《杀尽汉奸!》刻画了嵯山镇长虞桢祥认贼作父,对敌军卑躬屈膝,纠集无赖上街闹事,最后被中国军人捉拿的故事。与之相呼应地是9月20日的创刊号中刊登的江栋良创作的《汉奸种种》刻画了汉奸既可恶又可悲的形象。

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在全民抗战的大潮中,汉奸卖国贼的丑恶行径受到爱国群众的口诛笔伐,《救亡漫画》的漫画作者更是以敏锐的洞察力对他们进行无声却有力的鞭笞,对于团结抗战的力量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三) 讴歌中国军民奋勇抗战

《救亡漫画》中刻画表现中国人民团结抵抗日本侵略者的内容最多。创刊号中刊登的陈浩雄所创作

《起来完成着救亡的大堤》中,将日本侵略者比喻为泛滥的洪水,中国军民正齐心协力铸造工事、加固大堤,抵抗洪灾。第三号中张竹所作的《收复失土!》,描绘了一名中国战士手举大刀,站在中国丰饶广阔的土地上呐喊着,誓要保卫国土、捍卫家园!第八号中宣相权作的《我们抗战有的是钱!你不退出中国一天,我们总要打你一天》刻画了中国爱国企业家慷慨解囊,为抗战贡献金钱和物力的形象。

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歌颂、对八路军英勇抗日的描绘,《救亡漫画》发挥了新闻宣传的作用,报道中国军民抗战情况、号召全民抗战,给风雨飘摇中的中国注入了力量,给还在流离失所的中国人民赋予了信心,反映了全国军民空前高涨的抗战热情和必胜信念,在抗击日寇的“漫画战”中为抗战胜利创造舆论氛围。

(四) 刻画中国普通士兵形象和军民生活

《救亡漫画》中除了有激情昂扬的内容外,漫画家还将视线对准普通士兵及他们的生活,留下了许多珍贵面孔和时刻。1937年10月31日出版的第九号刊上叶浅予发文《第十五临时医院——看了我们神圣之花的好汉》,并配有《广西三壮士》《过分疲劳的勇士们》《三天以来第一次换药》等多幅漫画,记录了受伤士兵非但得不到及时的救治,而且连仅有的尊重也得不到,与战场上奋勇杀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战后的悲惨遭遇。在接下来的第十号刊中,叶浅予继续发表文章与漫画,记录战地群众为前线战士制作干粮——“标准光饼”的过程,并提出“后方的群众人人应当学会烤饼的技术,来一个全国的‘光饼总动员’了”!

《救亡漫画》作为战时漫画宣传刊物,既有昂扬的宣传鼓动,也有平实的报道描绘,其视野是开阔的,既看得到战场上的生与死,也看得到后方的乐与忧。《救亡漫画》在对战争进行大张旗鼓的宣传的同时,对普通士兵的关注更散发着人性的光芒,这在当时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忽视个人生命权利的抗战热潮中,是并不多见的。

(五) 反映日本国内的空虚状态和日本民众的悲惨经历

《救亡漫画》内容涉及范围广泛,乃至延伸到了日本国内的状况。第五号刊登的江栋良所作《日本通讯》讲述了日本士兵打肿脸充胖子打着“得胜归来”的旗帜逃回日本,而阵亡士兵的家人投井上吊、家破

人亡。接下来的第六号刊中董天野所作《反战声中的日本》叙述了日本的情况：“十五六岁男子执枪当兵，可见征兵处已无壮丁可派；……妇女接见其亲人，仅得骨灰一匣，哀伤或成疾狂者不知凡几；乡村间稻禾无人刈割，壮者调为兵卒俱充军阀之肉弹矣。”^[2]

对日本国内空虚悲惨状况的描绘是《救亡漫画》“曲线救国”的良策，起到涨我方士气、灭对方威风的作用。同时通过反映日本普通家庭的家破人亡，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惨无人道和日本政府不顾本国人民生死、发动侵华战争不得人心，注定了中国人民抗战胜利的结局。

三、《救亡漫画》的传播特点

新闻漫画往往以其直观性、生动性而为大众所熟知，《救亡漫画》也以此见长并有所突破，它继承了新闻漫画天生的大众性与趣味性、讽刺性与揭露性，同时战时刊物的性质，也要求《救亡漫画》必须发展出适合在战中传播的特性，出现了一些创新形式。

（一）大众化倾向

图像本身就是大众化的。书写和印刷媒介让人看的主要是语词和概念，而看视觉媒体时，图像符号充当了正文，语言文字被简化为可有可无的只言片语，成了图像符号的附庸和注释^[3]。

新闻漫画作为以图像为主的媒介，天生就具有文字所不可比拟的大众性，尤其是在传播技术不够发达、大众文化水平有限的抗日战争时期。《救亡漫画》用大众易于理解、喜闻乐见的方式报道战事、鼓舞斗志、宣传抗日，使得抗战的宣传更加直观通俗地面对大众，上到社会精英、下到乡野村夫都能了解战争，有力地推动了全民抗战热潮。其大众化倾向主要表现在画面的刺激性和冲击力上，人们喜爱且容易接受通俗、夸张的画面，《救亡漫画》作品正是迎合了人们的这种心态，着力雕琢画面细节，使其富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而其贴近现实、贴近百姓生活、贴近群众情感的大众化作品，更使《救亡漫画》成为教育大众、宣传抗日的有力武器。

（二）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

《救亡漫画》中刻画日军侵略罪行的漫画作品大都带有很强的讽刺性，丑化日本侵华者、卖国贼的嘴脸，将他们塑造成为表情狰狞、外形矮小、动作猥琐的形象。例如1937年10月31日出版的第九号《救亡漫

画》刊登了张乐平所创作的《穷凶极恶的结果》，漫画描绘了一个日本侵略者带着求得的护身符在中国奸淫掳掠后遇到中国军人，非但没有逃跑反而跪地求神，最终被中国军人砍掉脑袋的荒诞故事。而第十号刊中陆志庠的《现在奸淫杀戮的敌兵》中日本侵略者更是以小胡子、大门牙的丑陋扭曲形象示人。抗日军民的形象往往高大威武，表情动作庄重严肃。创刊号中汪子美创作的《外交阵线》，中苏军人的高大与日寇的矮小形成鲜明对比。

漫画作品中显现出的感情色彩，反映了中国人民的爱憎分明——对抗日军民的崇敬，对侵略者的蔑视。《救亡漫画》塑造了正确的舆论导向，明确了自己在抗战宣传中的态度，对民众具有指导、鼓励意义。

（三）以“多幅漫画”为主，出现连载漫画

《救亡漫画》突破单幅漫画的限制，进行多幅漫画的创作，由于多幅漫画作品通常含3—8幅漫画，能够更详尽地叙述、包含更大的信息量，因此在《救亡漫画》中多幅漫画所占比例几乎赶超单幅漫画。例如第二号的《上海大变》《忍痛画山西》等。

值得一提的是，陈浩雄所作的《一对“英雄”》从第五号开始连载，作者在作品第一次刊登的时候这样写道：“东海邻国，最近产生了一对伟大的‘英雄’：一名山中，一名田中，志同道合，同行同止，有如异姓兄弟。山中身肥，田中瘦长，可是号称英雄，怕死万分；因为怕死，闹了许多笑话。这篇连续画，即叙述他们的故事。”^[2]连载漫画的出现，标志着《救亡漫画》的成熟，将国际新闻大事落到具体小人物的言行举止上，是新闻漫画的创新形式。

（四）以诗文、歌谣相配

新闻漫画是以漫画这个图像符号为主，以文字这个象征符号为辅的结合体，上文提到，在视觉媒介中，文字成为图像的附庸和注释，但是文字在帮助读者理解图像深层意义的时候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救亡漫画》中一些作品以诗歌与漫画相配的做法不得不说是创新和大众化。例如第七号中蔡若虹所作的多幅漫画《“嘿，是老乡哪！”》，作者为六幅漫画都配有七言诗，第八号沈振黄的《全面抗战画报》为漫画配有歌谣：“日本强盗，太贪心，想把中国一口吞！财与物，被抢尽，还杀中国老百姓！……买公债，众齐心，凑钱合力杀敌人！”。诗文不仅使漫画有了深层次的意义，而且使其更加气势磅礴，加强了宣传效果，歌

谣作为易于口耳相传的内容,也为大范围传播提供了可能。

四、抗战新闻漫画与当代新闻漫画

21 世纪是图像为王的时代,消费主义刺激下的读图时代,使得大量的新闻漫画涌现出来,也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但是在很多方面仍需借鉴、汲取抗战新闻漫画的精华。

在当代,轻松幽默的新闻漫画作品增多,娱乐化倾向严重。战争时期作为“匕首投枪”的新闻漫画,到了新时期通通退化成为“痒痒挠”。抗战时期的新闻漫画内容多与时事、社会密切相关,以《救亡漫画》所刊作品为代表的一系列新闻漫画关注社会现实、依据时事而作,评论政治人物、事件,作品针砭时弊,内容有深度、有力量,在抗战宣传中起到巨大作用。而现今新闻漫画多成为娱乐的附庸,战斗性、宣传性逐渐弱化,在时政新闻中不见踪影,纷纷登上娱乐板块。即使触及社会弊病,作者在进行创作的时候前怕狼后怕虎,既要考虑政治因素,又要顾及经济收入,创作出的作品往往对问题仅起隔靴搔痒的作用。漫画界有种思潮,希望漫画家多画幽默时尚的喜剧,少抨击时政问题,导致大量犬儒主义漫画的出现,歌颂都市情感,小资情怀,白领生活的时尚幽默画充斥报刊^[4]。但是新闻漫画和时政现实的关系历来是密不可分的,畏首畏尾、蔑视社会的新闻漫画作品注定没有重量。

当代新闻漫画题材同化现象严重。在人们知识水平和传播技术进步的今天,新闻漫画已经不被用来当作主要的传播工具,其重要性也在逐渐被忽视,一类新闻漫画题材被创作并进入大众视野后,同时期众多类似作品便纷纷跟风浮出水面,且大多意义肤浅。

抗战时期的新闻漫画作者视野开阔,创作出了内容丰富、风格各异的作品,他们深入生活实际,善于捕捉有价值的创作素材,用深刻的爱国情怀创作出饱含深情的作品,不尽发达的信息传播反而使得他们得以独立思考、自主创作,其作品都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及个人色彩,这是值得当代新闻漫画创作者借鉴的。

让人欣慰的是,技术手段的更新,使得新闻漫画的传播途径更多。原来的新闻漫画只有报纸、杂志等寥寥几种传播手段,如今网络的发达、互联网手段的应用,让新闻漫画有了更多的传播渠道和发展空间,新闻漫画的传播也变得快捷便利,大众通过个人电脑终端、手机终端可以直接浏览新闻漫画。当代新闻漫画界须继承抗战时期新闻漫画所积累的优秀传统,学习其经验,更加细化、深入对抗战时期新闻漫画的研究,并与当今发达的传播手段和先进的传播途径相结合,才能促进新闻漫画的良好运转和发展,使新闻漫画重新回归其原有的价值和地位,作为针砭时弊的“匕首投枪”在新闻战场上勇往直前。

参考文献:

- [1] 刘一丁. 中国新闻漫画[M].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4.
- [2] 沈建中. 抗战漫画[M].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
- [3] 陈龙, 陈一. 视觉文化传播导论[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07.
- [4] 路琳娜. 解读中国新闻漫画[D]. 上海:复旦大学, 2012.

